

# 我的抗疫日记

文/惜君

去年12月20日左右,陆续收到来自朋友的信息,询问是否感染病毒?我当时还挺侥幸,得意扬扬地说:“没,我目前为止是我家唯一的幸存者。”

结果到了12月30日,千小心万小心还是不幸中招了。第一天是整个人像掉进冰窖里,真是睡在电热毯上浑身还冷得直颤抖;第二天开始出冷汗,头皮发冷,浑身像从水里捞上来一样,我把毛线帽戴上,秋衣秋裤羊毛衫都穿在身上,全身蜷缩成刺猬,躺在电热毯上取暖续命,连起床给自己倒杯水的力气也没有;第三天起床给自己量了一下血压,发现血压降到了正常值以下,就没再吃降压药,倒杯热水上床继续躺平;第四天,还是毫无食欲,不再出冷汗,左肩关节、两个踝关节、右腿膝关节酸痛异常,冷静一想,这些地方都是之前受过不同程度的伤,虽然早已痊愈,但阴雨天仍然会疼,现在是给我老账新算来了;第五天,量血压,血压恢复了正常值,便继续不吃降压药;第六天,称体重,发现自己比平时掉了六斤肉,这是平均一天瘦一斤的节奏啊;第七天,终于有了饥饿

感,便用鸡蛋青菜下了半碗荞麦挂面,吃下之后知道自己还有味觉嗅觉,于是感到很欣慰;第八天,又吃了半碗鸡蛋青菜荞麦挂面,浑身无力感依旧;第九天,听朋友说阳了要多补充蛋白质,就开始泡黄豆、黑豆、绿豆加香蕉、花生、薏仁米、核桃、枸杞、红枣用豆浆机给自己打豆浆喝;第十天,出门买了牛奶、鸡蛋、芝麻汤圆和春见柑橘,回来上楼直喘气,东西放进冰箱就上床休息,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废了。

第十五天之后,一个吃货朋友发微信给我:“好点没有?晚上出去吃火锅吧。”我有气无力地告诉她:“开始咳嗽了,浑身没劲,难受到真想把自己也放进火锅里涮一涮。”

种种事实证明,病毒远比我们想象得要狡猾,不是转阴就彻底没事了,和它的较量有可能才是刚刚开始。

既然此刻浑身无力,也没什么重要的事需要我去做,那正好趁这个大好时机给自己放个长假,好好休养生息,养精蓄锐,养足精神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于是每天睡到自然醒,吃过早饭就躺在阳台的躺椅上晒太阳,感

恩造物主的神奇,阳光真好,它不收一分钱医药费,使出浑身的力量往我的骨头缝里钻,弄得我四肢百骸又酸又痒,欲罢不能。

吃过午饭,拿一本闲书继续躺在阳台上,还没翻上两页,眼睛就被阳光刺得睁不开,遂将书扔在一旁,闭上眼睛养神,养着养着就进入了梦乡。睡到下午三点半,太阳开始一点一点往西移动,感觉有点冷,不想添衣服,索性把晒得超级柔软的棉被收回来,钻进被窝,睁大眼睛看到对面楼上的住户在收衣服,一只足有六七斤重的大黑猫从主人的脚边穿过,一眨眼的工夫,它已爬上了楼顶。

我正在羡慕它的灵巧机敏,耳边传来一群孩子嘻嘻哈哈的追逐打闹声,四点半了,孩子们放学回家了,附近有小学和中学,不由又感叹,还是上学的时候最好,无忧无虑,不识愁滋味。可当初上学的时候不是觉得工作才好吗?工作了就不用再做作业,不用再忙考试。

胡思乱想一阵子,肚子饿了,六点多多了,起床做晚饭吃才是正事。

## 喝酒

文/白羽

快过年了,家里至少得买点酒,来客人了可以待客。

我爱喝酒是受父亲影响,而父亲爱喝酒是受祖父影响。因为祖父在我三岁时就去世了,所有祖父喝酒的轶事都是祖母闲来无事时随口唠叨的。她倒不是无的放矢,哥哥爱喝酒,她不说哥哥像父亲,偏说哥哥像极了祖父,接着就开始长篇大论说祖父喝酒的那些事。

祖母说祖父的脾气不好,但他不像普通男人那样喝了酒打老婆孩子,祖父喝了酒就像变了一个人,又温柔又多情。祖母摸准这个脾气,就天天打酒给他喝,喝到最后就染上了酒瘾,一大早起来就要喝酒。

那时候日子不好过,平常能吃饱饭就不错了,哪能经得起祖父这么个喝法,于是祖父就自降饭量。从每天早晨的三两面条减为二两,还不放任何浇头,只吃光面,就用省下的一两面条钱打酒喝。没菜好办,多放点盐和酱油,咸了多喝点水,反正就靠这个法子把肚皮给骗饱。

我五岁那年的春节,父亲受邀带着我到他好朋友家里吃饭。记得那天天气很好,早上出门时,祖母还关照父亲:“吃过饭就早点带孩子回来。”父亲满口答应,把我抱上自行车前面的车杠上坐好,就去了朋友家里。

过年的菜肴当然要比平时丰盛,朋友又准备了酒,两个人吃着喝着,不知不觉就喝多了。到了下午两点半左右,父亲摇摇晃晃地站起身,朋友还关心地问他:“怎么样?还能带孩子吗?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再走?”父亲大手一挥,爽朗地笑道:“喝这么点酒能有什么事,我又没喝醉。”然后就把我抱上车,一路上父亲的话出奇的多,颠过来倒过去地告诉我别害怕,他没喝多,肯定能把我安全带回家。

结果快到家门口的小河边时,父亲看到河水便开始放心大胆地开玩笑:“不回家了,我现在就骑自行车把你送进河里去喂鱼。”这原本是句酒喝多了之后的玩笑话,可我一个五岁的孩子却当了真,赶紧让父亲停

车,我要自己走回去。父亲继续沉浸在玩笑里,开心地说:“不回去,我直接把自行车开进河里去。”吓得我“咻溜”一下从自行车上滑了下来,然后也不管父亲在后面喊叫追赶,撒开脚丫子就往家跑。

当我脸色吓得雪白、气喘吁吁地回到家,祖母看到我一个人,就住我身后张望着问:“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,你爸呢?”不问还好,祖母这声问话勾起了我满腔的委屈,我张开嘴巴,“哇”的一声,开始大哭,一边大哭,一边强烈控诉:“爸爸、爸爸要把我扔进河里头喂鱼。”祖母毕竟是过来之人,一听就知道父亲喝多了,便安慰我:“不要怕,你爸是跟你闹着玩的,你是他亲生的,他疼你还来不及,怎么舍得把你喂鱼。”正劝说间,父亲扶着自行车,歪歪扭扭地回来了,我一见父亲就吓得往祖母身后躲,祖母嗔怪父亲:“怎么喝多了拿孩子开心,看他给吓成这样。”父亲嘿嘿笑着,用手挠了挠头,把自行车支好就躺床上睡觉去了。

第二天,我还记着这件事,父亲笑着问我还和不去他出去拜年。我把脑袋摇成拨浪鼓,死活不肯再和他出门。

无独有偶,等我女儿上幼儿园时,一次年底聚餐,我把她也带去了,席间,女儿见我不要吃菜,只顾一杯接一杯喝酒,就拉拉我的衣服下摆,小声说:“爸爸,你不要再喝了,马上还要骑车回家呢。”我立刻像当年的父亲一样,对女儿豪爽地说:“喝这么点酒没事,我保证能把你安全带回家。”

确实最后也没出什么事,但从此以后,女儿再也不愿和我出去吃饭,或者偶尔出来吃饭,她打车来回,我还是爱蹬自行车。蹬着自行车回家,吹着寒风,看着明月当空照,那种美妙的滋味真是无与伦比。

## 蒸包子

文/伊人

腊八节一过,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着买年货,准备过年要吃要用的所有东西。

祖父在世时特别注重传统的节日,端午节要做出的一桌红彤彤的菜肴,蚕豆瓣炒茼蒿,连煮熟的咸鸭蛋也算上,非凑成十二红不可。中秋节要焚香祭月亮,要做黑芝麻糖月饼,当然也要做一桌丰盛的团圆饭,而过年的重头戏当属蒸包子。

因为在祖父心里,包子蒸得好不好,将直接预示着来年的日子好不好,所以在我家过年蒸包子是当成头等大事来忙。

提前几天就要买回经过霜打的苏州青,就是那种又矮又胖,菜头短小,菜叶肥厚的青菜。去除老根和黄叶,洗净入开水锅焯至颜色碧绿似翡翠般诱人,捞出候凉,剁碎挤出水分;木耳、金针菜泡发好,入锅烧开后捞出剁碎;冬笋切碎备用,祖父还要放煮熟的白果,忙活半天,还只是青菜馅,还要做猪肉馅和豆沙馅。对了,母亲爱吃糯米包子,也要提前泡好糯米,蒸熟加酱油、肉丁拌成馅。

四种馅心准备好了才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,接下来的发面事关重大,祖父把这件重要的事全权交给父亲去做。只见父亲不苟言笑,脸色凝重,压抑着激动的心情,

在揉好的面团里按比例放入酵母粉,把面团放进洗净烫过擦干的搪瓷脸盆,盖上木头锅盖,放进棉被里。可小时候的冬天实在太冷了,温度不够面就发不起来,聪明的父亲就灌个热水袋,放在脸盆外面加热。大概两天,脸盆里的面团变大膨胀起来了,用刀划开,里面有大大的蜂巢状的孔洞。为了保险起见,父亲会扯下一小块面,用铁火钳夹着放在煤炉上烤,面遇热烤出好闻的麦香味。这时候要考验我的情商,我会跑去给祖父报喜:“爷爷,爷爷,面发好了,爸爸说比去年还好。”祖父便会露出开心的笑容,从口袋里掏出两颗水果糖作为奖励。

包包子的面粉是父亲早就买好的特面,特面具体怎么特别我不是太懂,只知道特面比平时包饺子的面粉白,用特面蒸出的包子白白胖胖,像初生的婴儿一样可爱。

母亲包饺子是把好手,可包子不仅慢,还有出手病,就是收口处总是收不好,总会漏个小破洞。我那时太小,帮不上忙,祖母手很笨,除了家常菜,啥都不会做,害得父亲只得自己一个人包包子。

有一年,父亲正在家里埋头包包子,他的好朋友来做客,这个朋友会包,就顺便帮着包了个把小时。等包子蒸出来,豪爽的父亲用

一个竹篮装了五十个包子让朋友带回去。我嘴上不说,心里暗暗发誓,明年一定要学会包包子,这样父亲就可以不用这么辛苦了。

说到做到,那时候我每天早上都去迎江桥头吃锅盖面,面店里包包子的师傅就坐在店门口,我利用等面条的时间慢慢观察白案师傅们是如何揉面、分剂、擀皮、包包子。虽没有机会实践,但天天看,天天学,也就学会了。学会了也没声张,等过年父亲包包子时,我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,像模像样地包出了漂亮的包子,父亲惊讶地问我是怎么学会的?我告诉他原委,父亲瞪大眼睛,始终不敢相信,直到我再三解释,父亲才半信半疑。

嫂子进门后,特别爱吃马齿苋包子,手也灵巧,挺会包包子,但工作太忙,就在过年前,把各种馅料准备好,送到包子店,给点加工费,便可以吃到可口的包子,何乐而不为之。

再后来,老房子拆迁,住进了高楼,没了大灶就没了蒸包子的热情,每到过年就买点包子回来应节。近年父亲总爱笑说:“我老了,不中用了,过年连个包子都蒸不动了。”我们就劝他要与时俱进,用蒸包子的时间和孙子孙女们做游戏岂不是更好。